

國際時事小叢書之三

法意政治形勢

目錄

前言

多列士論法國市選與法國政局

附：法共與戴高樂在歷次選舉中所獲選票增降統計表

托格里亞蒂論意大利政治形勢

論法國政局

論法國現況

美國擴張政策的對象——法國

法國的危機與罷工鬥爭

法意工人運動的新高漲

法意的民主與反民主鬥爭

多列士論法國市選與法國政局	一
附：法共與戴高樂在歷次選舉中所獲選票增降統計表	二
托格里亞蒂論意大利政治形勢	三
論法國政局	四
論法國現況	四
美國擴張政策的對象——法國	一四
法國的危機與罷工鬥爭	一九
法意工人運動的新高漲	二三
法意的民主與反民主鬥爭	二八
謝明	三四

評意大利政治情勢

利索夫斯基

四一

評意大利媚美外交

利索夫斯基

四三

意共、社兩黨簽訂統一行動協定

四六

意總工會日益壯大

四八

多列士論法國市選與法國政局

人道報十月卅日發表法共總書記多列士長篇聲明，宣稱：最近市選結果，表示了「工人階級與民主力量的鞏固，與共產黨仍屬法國第一大黨」。多列士稱：「我們的黨有一切權利足以自豪，瞻望前途，充滿了信心。因為儘管戴高樂所指使進行的猛烈反共宣傳，以及一切其他政黨，從社會黨到最卑劣的反動派都把反共列入政綱；又儘管不利于我們的專斷的選舉法，使社會黨與戴高樂派在任命市政機關時得以狼狽爲奸；可是法國三分之一的男女仍舊確定了他們對我黨不可動搖的信任。」雖然市選最後結果尚未發表，多列士引據現有的官方數字稱：「官方數字確切地承認了我們仍然是第一大黨，在九千以上的市鎮中，當選議席的分配如下：

共產黨——三九九三席（或百分之卅點六四）；

法國人民聯盟——三七六二席（或百分之廿八點八六）；

社會黨——二二零七席（或百分之廿一點一二）；

人民共和黨——一六八二席（或百分之一二點九一。）」

多列士論及法共將來活動的計劃時稱：「我們必須使我們自己更接近群眾，我們或可能找到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與行動的新形式。在巴黎各工廠中，工會的工人已成立了保衛共和國委員會；而在各地建立這種委員會，團結一切共和主義者，共產黨人，天主教徒，社會黨人及自由思想者以對付法西斯

危險，也都是可能的。」

（新華社按：據法新社廿九日電：法議會辯論時，法共發言人曾宣稱：不論現政府或議會都不能領導共和國，反對由高戴樂的法國人民聯盟、社會黨、現政府組成的法西斯陣營。能領導這一鬪爭的唯有工農委員會，此種委員會即將於各地成立。）

多列士繼分析戴高樂『法國人民聯盟』的性質稱：該聯盟爲『法西斯主義，在該聯盟中可以找到慕尼黑份子、維希份子、臭名遠揚的法奸、貪婪的大腹賈、兇犯和流氓。它是惡毒與貪婪的淵藪，而戴若道德與對公共福利忠誠的假面具』。論及美國帝國主義對法政策時，多列士猛烈抨擊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及美國在經濟上使法國殖民地化，並干涉法國內政的企圖。多列士稱：『美國干涉法國內政是罪惡昭彰的。美國花費了千百萬美元，力圖打擊法國總工會。布立特（曾任美駐法大使）曾寫道：沒有什麼事情比法國前途還更重要。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共產黨被排擠出閣是按着美國的命令的，這就是美國援助法國的條件。』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

附：法共與戴高樂在歷次選舉中所獲選票增降統計表

法共機關報人道報十月二十三日發表統計表，顯示在過去兩年內贊成共產黨的票數逐漸增長，而反動頭子戴高樂的影響則日益下降。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共產黨獲得選票的百分之二十六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百分之二十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百分之二十九・三；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百分之三十・六五（根據最近的結果）。另一統計表顯示戴高樂影響的衰減。該報舉出

三次複選中贊成戴高樂的法國人數：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百分之六十六・五；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百分之五十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百分之四十六・九；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市選中——百分之三十八・四。

（新華社十月廿九日電）

托格里亞蒂論意大利政治形勢

四

意共總書記托格里亞蒂在該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報告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指出：意大利必須建立民主勢力廣大的新陣綫，基督教民主黨（按係現政府執政黨）已成爲民主力量的主要敵人。托氏在分析目前意大利形勢時強調指出：目前在許多方面都與一年前該黨上次大會前夕的形勢極不相同，從那時以後，國內的政治與階級鬥爭已大大的緊張起來。最近西西里工會組織者之被殺，以及米蘭市郊工人運動的工人們之遭受攻擊，並非孤立的事實，而是國內黑暗的反動勢力的大規模攻勢的一部份。國內形勢的嚴重，是與國際舞台上帝國主義與民主力量間的嚴重的鬥爭密切相關的，托氏力稱：基督教民主黨的政策及其在政府中的活動，形成了對民主的背叛，該黨目前的所作所爲，已成爲民主力量的主要敵人。所謂「中間、偏左」的許多黨派的領導人物，正經受着危機，因爲他們不能適當地反擊反動派與帝國主義勢力的意識形態上的猛攻。托氏提出今後奮鬥的主要目標和從前一樣，即實現進步的民主主義。他說：我們必須獲得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改革，必須不僅在政治方面作堅決鬥爭；並且要在國內生活的一切方面作堅決鬥爭。這一意大利人民大眾爲建立進步的民主主義和挽救意大利人民的三個最大要求（自由、勞動與國家獨立）而進行的偉大鬥爭，將走向決定性的勝利。這必須建立民主勢力廣大的新陣綫。這些民主勢力必須贏得反對壟斷集團怠工與反對政府經濟政策的經濟鬥爭的勝利。在政治方面，必須主動的勇敢保衛民主秩序，並使政府機構切實民主化；在外交政策方面，爲了使意國

人民在爲和平鬭爭的陣營中佔有地位，必須堅決的行動，必須停止作英美的奴僕。托氏結論力稱：在這新形勢與新前途下，必須考慮面臨着成立民主勢力廣大陣綫的任務的各政治與社會集團間聯盟的整個問題。

（塔斯社羅馬十月十五日電）

論法國政局

法國的政治發展在全世界引起日益廣泛的注意。在五月四日，以一種不正常的程序——由總理拉馬第建議總統，下令將聯合政府中代表法共的部長從內閣中除去。

拉馬第政府是第四共和第一個非臨時政府，成立於今年一月共和國的最高機構建立之後。這個政府的成份反映了去年十一月十日與二十四日選舉後兩院——國民議會與共和參議院——中政治力量的聯合。

要記着，在選舉中法國共產黨贏得了第一位。它獲得了六百萬票，在國民議會六百一十九席中佔了一百八十六席。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佔第二位，獲得一百七十二席。社會黨（它兩年來一直地失掉其影響與選票）遭到了另一次挫敗，只得到一百零一席。所謂左派共和黨人聯合（大部份是激進黨）只贏得六十九席。這次選舉的另一面，反映了法國社會力量的兩極化，社會矛盾的加深，以及民主力量與反動力量間日益增長的殘酷鬭爭。

新選的第四共和總統委託社會黨的拉馬第組織政府。在他的內閣中的二十六個部長位置中，九名歸社會黨，五名歸共產黨，五名歸天主教黨（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內閣還包括三名激進社會黨，二名民主社會主義抵抗協會與二名依附於國民議會中右派的所謂獨立派。在一切重大的政治爭論中，社會黨，天主教黨，和拉馬第政府中一切其他的部長都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

應當注意的是：三個主要國會議黨的聯合政府（有激進社會黨參加）之組成，係在天主教會嚴重地反對之後。這個黨在去年十一月十日選舉中的口號曾經是：『不要多列士的比道爾』，那就是說要一個排除共產黨人在外的天主教會領導的政府。可是當人民的選票使共產黨在全國與國會中成爲第一大黨，而且如果社會黨和共產黨合作的話，看起來，相反的『不要比道爾的多列士』的公式倒可能產生的時候，天主教會就改變了戰略。雖然有以該黨主席蘇曼爲首的領導上有勢力部份之反對——蘇曼剛從美國的長時期訪問中歸來，暴烈地反對將來的聯合政府中包括共產黨——天主教會最後還是同意了共產黨也參加的政府。

在社會黨中也有相當數量的人反對在政府中與共產黨合作，其中有前內長特洛克和現國民經濟部長菲力浦。

拉馬第組成他的內閣不久，民主聯和的反對者馬上就預言這個政府將是短命的；他們堅信一旦條件允許（首要的是外國關係方面）。這個政府不是倒台便是改組。他們甚至還訂出日期來——外長會議在莫斯科開會之後。

當莫斯科會議仍在進行的時候，促成政府危機的企圖已經可以看出來。他們期望鎮壓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軍事信用貸款問題，可以用來達成這一目的。整個的右翼報紙預測共產黨在投票中將拒絕贊成這些貸款，說他們將退出內閣。的確，國民議會中的共產黨員沒有贊成這些貸款——他們拒絕了，但是共產黨的部長們却繼續留在政府裡。

之後，在四月中旬，美國的報紙——不是法國的而是美國的——曾掀起了一個極大的騷擾，他們說法國共產黨領導上對於繼續參加政府的問題有分歧。這個清楚的預謀行動成爲一種手段，來刺激社

會黨和天主教黨趕快動手改變政府的組成。

當其時，國內經濟情形日益惡化。新的食物困難和巴黎的麵包荒，迫使政府於五月一日將每日的麵包配給量由三百公分減為二百五十公分。雖然薪水比一九四六年七月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收入仍悲慘地落在日益增高的生活費之後。拉馬第政府採取了固定工資的辦法，它禁止增薪，企圖（可不是保證）使物價減低。一月二日勃魯姆政府曾下令減低物價百分之五，拉馬第政府最近宣佈再減低百分之五。然而實際上這些措置的成效是微不足道的，物價最多降低了百分之三。

有鑑於此，工人們開始要求較高的工資。有一些工廠就爆發了罷工。正在五一之前，巴黎國有的雷諾汽車工廠的三萬二千工人放下了工具。巴黎區五金工人聯合會援助這個罷工。共產黨及其政府中的代表也支持工人的要求。應當注意的：爭論點不是普通的增加工資，而是在某些工業中採用超過產量部份的分紅制，那是一種除了稍微改善生活以外，會進一步刺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與增加產量的辦法。

拉馬第政府拒絕改變他的計劃，却突然要求國民議會對政府的工資政策舉行信任投票。五月四日國會開會時，一百八十六名共產黨代表投票反對政府，但是政府仍然得到多數（三百六十票），於是拉馬第就向總統提出撤換政府中的共產黨部長問題。社會黨執行委員會支持這一建議。在勃魯姆個人活動之後，國會內的社會黨也同意了，共和國總統社會黨的奧利爾就下令撤消了共產黨部長的職務。

我們不想在這裡詳論這種簡便的撤換內閣中聯盟政黨的部長怎樣不合於憲法，或者總統的命令是否應當做簡單的「離席法」一樣適用於組成政府的各政黨的問題。我們只指出這樣一種程序在法國國會史中是沒有前例的。

當政府的改變已經成爲既成事實時，社會黨召開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某些黨的領袖害怕：以一種從憲法觀點上看來是可疑的程序撤消共產黨部長的職務，將在一切正直的民主人士中造成惡劣的印象，而且將會造成一個前例，什麼時候另一個總統可能用來反對社會黨自己。這一派社會黨人認爲最好採取通常的國會程序來改變政府的組成：拉馬第向總統提出內閣的集體辭職，而總統授權同一個拉馬第組織新政府。然而經過一度冗長的辯論之後，全國代表大會以二六二九票對二二五的多數，同意重新組成的拉馬第內閣留任，並且最後批准了從內閣中驅逐國會中最大政黨的部長的那個簡單化的『命令程序』。

但是如投票本身所表示的，社會黨領導的路綫雖然得到多數，却未能反映大部份黨員的意見，這些黨員瞭解到所謂拉馬第內閣的改組，成了反動勢力方面反對法國民主力量的行動。這樣一種行動不能得到社會黨地方支部的支持。在五月六日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夜，賽因省社會黨的組織以壓倒的多數要求拉馬第政府辭職。

正直的社會黨人不能滿意於他們黨的領袖拒絕支持工人們與勞工總聯盟的經濟要求，而願意在這一點論上破壞民主的聯合。

例如『自由保衛』報寫道：『許多黨員群衆認爲這是一個錯誤，它在社會黨人的良心上份量是沉重的。』因爲僅僅五個月以前，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曾經決定反對參加任何沒有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政府。

政府的『改組』實際上削弱了社會黨自己已在內閣中的地位。在過去社會黨與共產黨掌握了政府的多數（十四票對十二），可以用聯合的行動抑制反民主份子，而現在社會黨的部長們，只好跟隨在天

主政黨部長及其同僚們的後邊亦步亦趨了。他們必然地看到自己一次再一次地與工人階級及其群眾組織——特別是勞工總聯盟——發生衝突，而這組織爲了勞動人民切身利益正與托拉斯的進攻做鬥爭。必須記取的是：政府中衝突的直接結果，是密切地影響着一般勞動人民的每日利益的。在五月十二日的『馬賽』報上刊載了一封信，信上說：

『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我無法不承認只有多列士及其朋友們才信守他們所給的諾言。多列士是首先督促生產運動的，他的黨擁護增加產量；杜克洛全力地號召全面節約，特別是反對龐大的軍事信用貸款。』

該信的作者指出減低物價政策是失敗了，只增加了商人們的利益。

『自由保衛』報着重說：

『共產黨的立場，不過是把勞動人民與一大部份中產階級對那個外表好看的經濟政策的深刻不滿，告訴國會而已，目前政府的經濟政策的結果必然走向失敗。』

巴黎報紙報導：在五月五日——國民議會投票信任拉馬第政府第二天——首都各大工廠的十七個代表團，到國會向共產黨代表致謝。

從事破壞民主聯合的各黨派的報紙，想製造一種印象，使他們能够孤立共產黨；從以上實事來看，他們的努力是沒有基礎的。這個黨代表了國家的進步力量，保衛法國人民和法國經濟政治生活民主重建的真正利益。

有一點要記住的，是共產黨的經濟政策也同樣保護中等階級——他們也受托拉斯統治的壓迫——的利益。拉馬第政府堅持經濟管理上的官僚集中制，以符合於獨佔和黑市投機者的利益；而共產黨及

其國民議會中的代表，則要求照顧勞動人民（包括中等階層，特別是農民）的需要。在國民議會關於供給問題的辯論中，共產黨代表將促固定農產品的市價（現下的價格只對大農戶與獨佔者有利），反對徵收，並要求給農民以工業品供給上的優先權。這個將國家利益與照顧城市、鄉村勞動人民的需要合併在一起的政策，是符合於農民的利益的。

法國的民主愛國份子不會看不出：將共產黨趕出政府不會增加法國在外交上的力量和威信。共產黨是支持獨立的法國政策，支持民主法國經濟與政治的獨立，支持她的民族利益的力量。它是一直反對反動派使法國服從於美英帝國主義目的的力量。

反動派的目的絕不限於內閣的改變。所爭論的是法國民主的將來，法國外交政策的將來趨勢，和在經濟重建中所應行的道路。

工資問題對農村復興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除非工人階級——主要的生產力量——能有適當的生活水準保證，就不可能得到較高的勞動生產力和產量的增加，使恢復與重整工業的問題給法國以完全可能的機會。這就產生了在重建中兩條路綫的選擇問題：

一條路綫是動員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徵用為銀行和托拉斯所凍結了的財政的和經濟的資源，以得到產量進一步的增加，使財政能有較健全的基礎，並使法郎免於貶值。這條路綫包含着和糧食危機做鬥爭，和猖狂的黑市做鬥爭。這就是說保證勞動人民必需的生活標準。

另外一條路綫則是：不想恢復國家經濟，而要恢復大資本家的統治地位與鉅額利潤。這就是向勞動人民進攻，不要勞工運動和工會積極參加重建的工作。這就是要廢除國有化法案。它意味着外國資本對法國財政與經濟的侵略，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毀壞，對工人的加強剝削，貶低他們的生活標準。

準，和限制他們社會的和政治的權利。

勿庸懷疑，在考察政府聯合的分裂時，我們不能無視於某些其他的政治發展，特別是戴高樂在政治舞台上的重新露面。

戴高樂示威地、誇張而自負地宣稱：向共和與憲法、民主進攻，並以拿破崙式的『複決投票』來掩護其個人獨裁要求，對法國所有反動的力量來說，是一個公開的重整旗鼓的呼叫。戴高樂已經着手成立一個新政黨，名爲『法國人民聯合』，在財政上是自由認捐——顯然不僅僅限於法郎。

戴高樂爲一切民主的敵人，爲一切公然使法國成爲英美集團附庸的人所支持。戴高樂公然爭取一向追隨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的城市與鄉村小資產階級中的反動份子到他那邊去。他想從這些份子中間爲法國的軍事反動建造某種群眾基礎。

社會黨的領導似乎故意無視戴高樂反對共和的陰謀。牠盲目到禁止黨員參加共和警覺委員會——民主力量反對傾向法西斯的反動進攻之中心。

幫助分裂民主力量的社會黨領袖們，正在爲戴高樂的獨裁掃清道路。顯而易見地，他們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什麼也沒有忘記，什麼也沒有學到。

在法國反動的進攻同樣也有其國際的一方面。許多外國觀察家很合理地找到它與杜魯門總統在五月十二日講演中所宣佈的美國外交政策之間的聯系。在英美報紙中很多報導指明：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陰謀是隱藏在法國反動進攻的後面。例如『雷諾新聞』的記者雷蒙德，就開門見山地講出法國政治危機中的美國關係。他說：

『杜魯門的政策現在正逼迫每一個西歐國家做選擇——在參加反共戰線與喪失美國援助之間做

選擇。法國這次危機就是此種選擇的結果。美國計劃發起一個反俄的西歐集團，其首先的條件必須是排除與孤立共產黨。」

『雷諾新聞』報導戴高樂正從美國得到實際的支持，他同時也有梵蒂岡做後盾。

巴黎的美聯社記者以『高級美國官方人士』的權威意見報導說：如果拉馬第總理能維持一個無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美國正在準備增加對法國的財政援助。

該記者引證同一的來源繼續說：美國樂於支持一個『反共的西方新堡壘』之決定因素，可能是『法國社會黨是否願意變成履行杜魯門主義以阻止共產主義的媒介』。

根據這位記者的報導，美駐法大使凱非里先生，曾將美國態度傳達給共產黨以外各黨領袖們。并且最近一位法國閣員（他要求在報上不暴露姓名）說：美國『掌握着拉馬第政府不要共產黨參加是否存在的答覆』。

這位法國部長驚人的坦率只說明一件事，那些摧毀政府聯合的人，在與法國民主做鬭爭時是指望外援的。

那是一種政治冒險主義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的參加法國就不能重建，何況置他們於不顧呢。一個民主國家的力量不能因外來的命令而分裂。同時在今天，當群眾已經有了高度的政治覺悟，而民主的力量也在警惕的時候。看起來反動派不可能真正使法國採取他們所主張的路綫——這條路綫只能將法國引向政治上的擾亂，經濟上的順從，以及在國際上降低威信與影響。

（譯自新時代第廿一期）——載七月廿六日東北日報——

論法國現況

伊萬諾夫 著
方人譯

近四月來，在法蘭西及法屬北非，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大罷工。起初某些工業部門欲以實行軍事管制威脅工人；但到最後，終究是作了些讓步，滿足了——雖不是完全地——他們的正義與合理的要求。此後工潮開始低落，法國『社會衝突』前線，進入了相對的沉寂。然而這一沉寂並不能認為是法國社會政治矛盾之尖銳性業已減輕，或國內緊張情勢業已和緩的象徵。（編者按：此文於八月發表，到了九月，工潮更趨高漲，充分證明作者的估計正確）。

誰也不能否認實際下降，物價膨脹，大企業利潤增長與勞動人民生活狀況日趨惡化等事實。如一九四六年一月的物價指數為四八〇（以一九三八年數目為一百），一九四七年正月為八四七，而到了一九四七年六月，則已達九四三。如若注意到這並不是什麼自然發生的事件，而是某一定金融——工業壟斷集團所行政策之結果，而政府，如它自己所公開承認的，又無能抗拒這些集團推行其政策，可見物價仍是要繼續上漲的。

問題的實質在於：當此法國技術裝備陳舊的條件下，當此人口原料價格高昂的情況下，要減低法國商品的成本，應當從使工人生活繼續惡化着手呢，還是應當從減低資本家的利潤着手？若考慮到法國官方一般經濟政策（對內的和對外的）的實質，及國內糧食儲存情況，便知圍繞這一問題所展開的鬭爭，無可避免的要同趨尖銳化。

今年法國穀物收成極低。比之於一九四六年的六千八百萬生丁納（註），一九四七年估計只能收穫三千六百萬生丁納穀物。如按舊標準，每人每日口糧以三百格朗姆計，到一九四八年秋收前，共約缺糧三千八百萬生丁納。爲滿足其需要，法國至少必須支出五萬萬元在國外購買穀物（見七月十一日出版之『新經濟』雜誌）。這種情況，就不僅把克服糧食危機問題，同時也把政府及各政黨農業政策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可是，對於這個問題如同對其他問題一樣，有兩個互相對立的解決方針：一個是反動，保守的方針，一個是民主，進步的方針。在『蒙萊計劃』中規定，法國農業必須於最短期間，獲有二十五萬架拖拉機。一九四七年，曾組織了一個農業機器事務領導會。這個委會的第一道法令，是禁止生產法國式的拖拉機；而建議各拖拉機製造業，於獲得相當許可後，可生產美國式的拖拉機。該委會的第二件措施，是在加拿大爲法國葡萄園定購了一萬架拖拉機。某些法國報紙，解釋上述例證時指稱：是頹勢若不加以阻止，則法國農業將不是走向振興，而是趨向破產；而是使它服從於與美國農產品大量輸出商有密切聯繫的美國拖拉機製造商的利益，尤其是使法國拖拉機製造業破產，或使它變爲美國壟斷資本的附屬工廠。

因此，回憶一下法國農業部長社會黨人讓基，普里然於一九四六年在哥本哈根國際會議上的發言，並非多餘。普里然稱：『我認爲，我們參加世界生產計劃，將使法國必得同意改造其農業機構，因爲每一個國家都必需放棄其國家主權之一部，以便有利於國際組織。』這一番話，是當出席該會議的美代表給予了一個非常明白的概念（即按照他們的意見，法國應當全部或部分放棄其本國的穀物生產）之後發表的。至于各民主組織，包括勞工總同盟，他們則是不疲倦地進行着多方援助農民的運